

“命运是否真的不可更改、不可阻止？”

超能者

金苹果之谜

下

秋风清

著

Extension
World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超能者

下

E x t e n s i o n
W o r l d

秋风清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能者. 下 / 秋风清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11

ISBN 978-7-5057-4236-9

I. ①超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313.45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5923号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超能者. 下 |
| 作者 | 秋风清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嘉业印刷厂 |
| 规格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10印张 230千字 |
| 版次 | 2017年12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4236-9 |
| 定价 | 45.00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|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- 001
第一章 - 004
第二章 - 008
第三章 - 017
第四章 - 020
第五章 - 030
第六章 - 033
第七章 - 039
第八章 - 047
第九章 - 050
第十章 - 053

第十一章 - 056
第十二章 - 062
第十三章 - 065
第十四章 - 069
第十五章 - 073
第十六章 - 080
第十七章 - 083
第十八章 - 092
第十九章 - 102
第二十章 - 104
第二十一章 - 112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二十二章 - 115	第四十一章 - 216
第二十三章 - 134	第四十二章 - 221
第二十四章 - 137	第四十三章 - 225
第二十五章 - 142	第四十四章 - 228
第二十六章 - 145	第四十五章 - 231
第二十七章 - 148	第四十六章 - 238
第二十八章 - 154	第四十七章 - 241
第二十九章 - 160	第四十八章 - 245
第三十章 - 163	第四十九章 - 252
第三十一章 - 165	第五十章 - 262
第三十二章 - 168	第五十一章 - 264
第三十三章 - 179	第五十二章 - 268
第三十四章 - 182	第五十三章 - 271
第三十五章 - 187	第五十四章 - 274
第三十六章 - 192	第五十五章 - 279
第三十七章 - 197	第五十六章 - 285
第三十八章 - 203	第五十七章 - 293
第三十九章 - 207	第五十八章 - 300
第四十章 - 212	第五十九章 - 310

楔子

妄图控制世界的密谋未必发生在黑暗中。

地下二十米。

挺拔庄严的大理石柱撑起三角形门廊，再上面是穹顶，绘制着奥林匹斯山。色彩很艳丽，中央部分用更浓烈的色块渲染出宙斯神殿，盘绕的雷电像巨龙一样张牙舞爪。

户隐收回凝视穹顶的目光。他对面，有一张猩红色的高背座椅。两侧各有六张略微矮小的座位。就像奥林匹斯山上那样，十二神殿拱卫着主神。

座位上的中年男子肤色苍白，时光在脸上雕刻出略显锋利的棱角。他看着户隐，目光充满自信，野心勃勃。

但这对户隐毫无影响。他依旧自如地说话，说自己想说的：

“这次是你的责任，宙斯。”

或许“宙斯”的目光更加锐利了，但管他呢，户隐现在只觉得有趣。如果说之前宙斯控制的圣山组织是座坚固的堡垒，那么现在这座

堡垒已经被砸开了一道裂缝。

户隐觉得自己应该再加把劲：

“不用我说你也知道，‘金苹果’到底有多重要。没有它，就没有我们黑座的未来！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种事！”

“黑座的未来应该寄托在你身上，户隐。”宙斯说。

“从上一次就不是了。”户隐丝毫不介意承认自己的失败，“现在我只想找回金苹果——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宙斯盯着户隐。老实说，他有些看不透。如果真像户隐说的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，那这种有恃无恐的底气从何而来？是虚张声势，还是真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底牌呢？

作为黑座的分部，圣山组织才建立了不到两年。宙斯知道黑座的底蕴有多么可怕，谁也不知道在那场与解码者的战争中，黑座究竟消耗到什么程度。

在弄清这些之前，宙斯还不打算和户隐翻脸。

“这是一次意外。”宙斯说，“但你大可放心，金苹果丢不了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而且你瞧，咱们可以顺水推舟，用这件事把解码者们引到希腊来，来个一网打尽。”

户隐睁大眼睛，显得不可置信。

“你已经在做了？”

“前期的铺垫做完了，我猜高诚正在办案。”宙斯露出笑意，“爱神和月亮女神都已经就位，那些解码者一个都跑不了。”

“你疯了？我想你知道黑座之前的事……”

“这次不会了。”

户隐被这句话堵住了嘴。他在嘲笑我吗？户隐看着宙斯。王座上

的男子身姿挺拔坚毅，真有几分主导凡俗的天神风采。

真像我当初的样子。

户隐唇边露出一丝意味难明的笑容：“我等着看。”

第一章

轻快慵懒的音乐响起，是《希腊左巴》。布祖基琴最擅长演奏这个。它看上去像吉他，但没那么现代。可真要用吉他去演奏这曲子，就实在是不能饶恕的罪过了……

凯伦从睡梦中醒来，盯着震动的手机，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。

她伸出手——摸到一支烟，点燃，深深吸了一口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五年前？凯伦没有印象了。说实话，以前她很讨厌烟味，一进到局长那间充满烟气的办公室就恶心。但现在她觉得挺好，七岁就失去了双亲，又在国家情报局工作了九年，如果再没点儿嗜好，她怀疑自己会不会变成变态和疯子。

吐出最后一口烟气，一曲《希腊左巴》已经奏完，手机仍在不依不饶地震动。她终于拿起来。

“早跟你说过，不要用这曲子当铃声。”对面传来局长略显苍老的声音，“我猜你在听着音乐吸烟。”

“凌晨五点。”凯伦瞟了一眼时间，“今天我休息。”

“但飞机六点抵达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忘了。”局长显得很无奈，“醒醒！你得去接人。”

“见鬼！”凯伦终于想起来。

没错，接人。为这个她还和局长吵了一架，理由是占用自己的假期。但实际上双方都知道，凯伦根本就不同意这个计划，更看不上那个所谓的阿根廷神探。

国家情报局的内部事务请外人负责调查，还有比这更可笑吗？拜托，现在不是19世纪，一个戴鸭舌帽叼烟斗的家伙就能解决一切。

但局长十分坚持，仿佛不这样做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一样。

“我这就去。”凯伦用头和肩膀夹着手机，一面往身上套衣服，“放心，飞机有可能晚点，还有可能从天上摔下来。”

“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意见——”

“不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！”凯伦烦躁地挂掉电话。她用最快速度打理一下头发，然后冲下楼。

轿车已经在等了。助手兼司机从车窗探出头，看到她怒气冲冲的脸，耸了耸肩膀：“头儿，我猜那个阿根廷人要倒霉了。”

“闭嘴！”

从上空俯瞰，雅典国际机场的布局别具匠心。或许是秉承了雅典先贤的审美观，跑道和引桥交会，看上去好像一截弯曲的体育场。正中央的主楼呈八角形，灰白色，四个方向的通道像手臂一样张开。

凯伦盯着那栋楼。这个设计她很不喜欢。不说造型，光是从分流的角度讲，就显得不太高明。这给她带来了很大困扰——看着那些来来往往，如没头苍蝇一样乱走的人流，凯伦甚至不知该往哪个方向看。

“头儿，是不是打个牌子？”她的助手兼司机询问着，那是一个长相热情的小伙子。

“我们有这玩意儿？”

“哈哈，瞧！”年轻人从背包里掏出平板电脑，在上面显示了阿根廷神探胡里奥的照片，高高举起。

“干得不错——”凯伦盯着看了三秒钟，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“最好改变一下灰度……我是说，把照片调成黑白色。很好，就这样……”

凯伦倒退着走了几步，满意地看着那幅黑白照片。屏幕上，那张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脸充满了晦气，颇为不祥。

“现在，顶着这个蠢东西离我远一点。”凯伦挥手驱赶。年轻人可怜巴巴地瞅了一眼上司，哭丧着脸挪开几步。

凯伦心情舒畅多了。她靠在栏杆上休息，心里想着关于胡里奥的事情。

平心而论，这位阿根廷侦探大概是有一些能力的。很多案件的侦破手法新颖，思路清晰。但凯伦始终认为，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，以及组织协同能力越来越严密，侦探这种职业已经到了被淘汰的边缘。

也许只有生性浪漫的拉丁民族，才是这种职业滋生的温床……在凯伦眼里，浪漫和不靠谱是一对孪生兄弟。

见鬼！为什么让我来做这个？她甚至不知道拿什么去招待这位客

人。阿根廷人喜欢吃什么？来盘烤蜥蜴怎么样？

时间过去很久，等待的人依旧没有出现。凯伦渐渐焦躁起来。看了看表，已经是六点四十五分。

“居然让我等了快一个小时！”凯伦压抑着怒气，“我！国家情报局高级探员！你能想象吗？”

“头儿……”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提醒，“咱们迟到了，其实才等了二十分钟……”

“这都是他的错！”

年轻人闭上了嘴。他从心里为那个还没出现的阿根廷人感到悲哀。正如之前说的，这家伙要倒霉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行色匆匆的亚洲男子走过来。他估计不到三十岁，短发，身穿灰色夹克，下面是深色卡其裤。这应该是一身挺得体的打扮，却不知为何穿出了放荡不羁的感觉，有点像那种在地铁通道里弹吉他的家伙。

亚洲男子仔细看了看年轻助手举着的照片，然后用不确定的语气说：“请问，你是希腊国家情报局的雇员吗？”

助手愣住了。他下意识地看向凯伦。凯伦同样吃惊，她走过来，皱着眉头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亚洲男子松了口气，笑容可掬地伸出手，“我就是胡里奥。”

“再说一遍！你他妈是谁？”凯伦呆住了。

第二章

二十四小时前。

高诚推开了那扇门。

上来的时候，他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从水渍斑驳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。时间没有留下太多痕迹，他依旧年轻，只是招人喜欢的俊朗面容比过去苍白。他穿着白衬衫，淡蓝色西服裤子，如果再打一条领带，几乎和几年前一模一样。

高诚还记得当初在东京，做保险理赔专员的时候。他衣冠楚楚地与那些人周旋，醉酒后对着马桶呕吐，镜子里是苍白的面容……他曾多么厌恶那种生活，现在就多么怀念。

无数人因平凡和碌碌无为而辗转反侧，高诚却可望而不可即。他早就明白了，平凡背后，是简单平静的生活。

而这，正是他所向往的。

高诚又想起来，保险理赔专员也不是那么无趣。他有时会和那些骗保的家伙打交道，私访、侦查、调研……有的家伙会铤而走险，丧

心病狂。其中有一次，高诚追到了骗保者躲藏的小旅馆里，一进门，迎接他的是一把开了锋的太刀，从脑门上直劈下来——

和这扇门真像。他想。然后把门推开。

“唰——”

借着昏暗的光，高诚看到一根金属球棒正呼啸着砸向自己的脑袋。一瞬间，他以为自己的记忆发生了回溯。

真令人怀念。

尽管“欢迎仪式”出乎意料，但高诚依旧冷静。他不假思索地向前冲，球棒在背后抡空，高诚一拳砸向球棒主人的胸膛。

那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但深陷的眼窝表明他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。大汉挨了一拳，踉跄着后退。高诚顺势抢进屋内。

“你们终于来了……”大汉粗重地喘气，死死盯着他。

“我们？”高诚一愣。

还没等他发问，大汉怒吼着再次冲上来。看得出，他受过专业的搏击训练，动作又快又狠。金属球棒带着呼啸的风声，眨眼间到了高诚的头顶。冷森森的杀气，让高诚额头的汗毛直立起来。

高诚向一侧跳开。“砰”的一声，球棒砸在墙面上，尘烟四溅。高诚抓住大汉的胳膊。

大汉奋力甩开。高诚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对方的力量会这么大。错愕间，大汉用膝盖顶向高诚的小腹。高诚退开两步，大汉重新抡起球棒。

“我和你们拼了！”大汉怒吼着，球棒砸向高诚的太阳穴。除了角度，和之前的两次攻击没什么分别。

没有威胁。高诚这么想着，却突然感觉身体不由得沉重起来，

动作开始迟钝。就像置身于深海，被无处不在的水压向中间揉搓。他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上次在马尔代夫潜水时，因为太兴奋，以至于出了岔子……

高诚一瞬间迟钝的表现，对大汉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不少对头都是在这一招下丢了性命。就如现在这样，一棍子下去，脑袋像西瓜一样爆开。然后自己就该想着继续逃亡的事情了。

但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高诚的眼睛发生了变化：瞳孔不再漆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的银灰色。

“重力变化，正常1.73倍，参数改变，开始计算……”

无形的数据流从高诚眼帘淌过。他瞬间计算出了数千种概率和应对的可能，高诚随意选择了一种——在大汉惊骇的目光中，高诚像一个失去重心的木偶，陡然向前倒去。球棍擦着高诚的后脑掠过，气流带动了头发。高诚的额头巧合般地撞在大汉胸口，大汉只觉得一口气喘不上来，眼前发黑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球棒掉在地上。大汉瞪大眼睛，踉跄两步，背靠墙壁缓缓滑倒。

“你想死吗？”高诚盯着大汉，目光十分平静。

大汉大口地喘气，他盯着高诚一言不发，目光有些恐惧。他发现，这个银色瞳孔的家伙和之前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就像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。

“你已经给了我杀掉你的理由。”高诚说，“我有很多种方法能够杀死你。有的很痛苦，也有的很平静，甚至比吃安眠药还要无声无息。我可以给你选择后者的机会，如果你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的话。”

大汉身体开始颤抖。

“在这个世上，你并非无牵无挂。”高诚很平静地叙述这个事实，这种平静在大汉看来宛若魔鬼，“我知道你作案是为了家人，你需要钱。但你处理赃物的手法很糟糕，快递公司并不善于为客户保密。我随时能找到他们，用他们来威胁你开口。”

“啊……你！”大汉胸膛剧烈起伏，他挣扎着想要扑向高诚，却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他软软地躺在那里，如同离了水的鱼。

高诚一愣。他伸手在鼻子前试探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。

“死了？”高诚眨了眨眼，冰冷的神情瞬间消失，变成了一个满脸迷糊的宅男。

“什么情况，这是？”高诚张大嘴巴。他又检查一遍，发现大汉确实断了气。高诚承认刚才自己用家人来威胁那个大汉比较混账，但要说这能吓死人……他是决计不信的。

也许他本身就有什么急病吧，高诚想。然后他很快想到了自己，之前那冷漠的腔调和举动，让高诚一阵发冷。

这种情况，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

几年前，与黑座的那场殊死搏斗中，高诚和同伴们获得了胜利。但也就是那次，平凡的生活远离了他，高诚的脚步再无法驻足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的超能力发生了变化。原本只是高速运算，但渐渐地，这种堪比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，将他的情感变得过于理性。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清迈，高诚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冲向一个据点，用手枪淡漠地“点名”，仿佛那些活生生的人命只是个数字……

记忆让人头痛。高诚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打量着这个房间。

这是一处中国内陆常见的小旅馆，空间狭小，卫生状况令人侧目，被褥上留有可疑的污渍。洗手间断断续续传来滴水的声音，那是年久失修的水龙头在抗议，可惜无人理会。

一切熟悉而陌生。就像这座城市，中海。理论上，它是高诚的故乡，但高诚已经淡忘了这里的一切。

从什么时候离开的呢？高诚想不起来。他真正的记忆始于基地，艰苦的训练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部分，剩下一点点，则是与一群同病相怜的伙伴相濡以沫。

如果有选择，高诚不愿意回到这个城市。但他追踪的目标却鬼使神差，带着他一路赶往伤心之地。

对，就是脚底下这个人，现在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
高诚是从报纸上发现这个家伙的。当时他在上海开了一个办事处，打着侦探事务所的旗号搜寻冈贤悟志的下落。同伴都在做这个，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。半年时间过去了，冈贤悟志依旧没有消息，户隐和他的黑座也销声匿迹，好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出现过一样。

直到那天，高诚在报纸上看到一宗案件。城隍庙附近的一家首饰店被盗，罪犯却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。这还算不上离奇，但之后的事情愈加吊诡，罪犯开始疯狂作案，几天内数家金店遭殃。与之前相同，仍是没有任何线索。

高诚开始跟进。但罪犯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之后，掉头跑到了郑州。这一次，他留下了一些脚印，足迹专家推断，此人身高一米八，体重只有六公斤。这显然是个笑话，但高诚不这么看，他兴奋地抓住了这一点，开始千里追踪。